

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



最近社会齷齪史

廿载繁华梦

后官场现形记

最近社会齷齪史

主编 骆秉全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

最近社会齷齪史
廿载繁华梦

陆士谔
蘧园
黄世仲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近社会醒醒史/(清)陆士谔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 10

(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

ISBN 7-5034-1162-7

I. 最… II. 陆…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604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廿载繁华梦/(清)黄世仲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 10

(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

ISBN 7-5034-1162-7

I. 廿… II. 黄…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6060 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刷装订:河北省三河市同力印刷装订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45 字数:4800 千字

印 数:3000 册

版 次:2005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

印 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3.00 元(全十二卷)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最近社会醒醒史

第 一 回	创奇闻养儿借肚 营新业娶妾发财	(3)
第 二 回	柳浩然初现真面目 中学堂大起醋海波	(8)
第 三 回	游张园盛衰感今昔 购橡胶成败论英雄	(13)
第 四 回	历史课苟卿出奇谋 镶边酒浩然闹笑柄	(18)
第 五 回	他乡遇旧友陋室春生 悬榻留嘉宾故人情重	(23)
第 六 回	医药发明肝风灭火 见财起意硬做奸情	(30)
第 七 回	华国光穷途遇知己 袁厚甫病笃托孤儿	(36)
第 八 回	出奇谋忠心贯日 报主德义气干云	(41)
第 九 回	劫典铺强盗冒官兵 匿汇票奸主遇猾仆	(47)
第 十 回	和秘药土棍盗尸骨 征人情议员开寿筵	(52)
第 十 一 回	排云驭气奇士飞行 掣电轰雷乌龟泄忿	(58)
第 十 二 回	论市面先机决乱兆 奖银行片语挽狂澜	(64)
第 十 三 回	释格致大学补全书 挽颓风精勤振疲俗	(69)
第 十 四 回	停工厂邻佣小斗口 倒银号沪市大恐慌	(75)
第 十 五 回	莘二公无意遇皇亲 庄长寿有心交荡子	(79)
第 十 六 回	贩婢女典史发财 赔夫人侍郎得志	(84)
第 十 七 回	善结纳荣伯遇真人 论投机菊吟溯往事	(90)
第 十 八 回	莘二公巧计设钱庄 庄长寿雄心霸橡胶	(95)
第 十 九 回	苦茗饮去傻子迷心 惊耗传来巨商失色	(101)
第 二 十 回	地撼天摇财神倒运 风凄月黑贼子吟诗	(107)

目 录

第二十一回	老套头弟昆合妇 新花样三代同科	(113)
第二十二回	督部堂颁出取缔法 平安里飞来暗杀弹	(120)
第二十三回	流氓枪毙金琴荪 帮匪巧劫四十埠	(126)
第二十四回	周画师终朝懒动笔 汪老大镇日死要钱	(131)
第二十五回	恶风潮市俗惊心 空城计乡愚受骗	(136)
第二十六回	卢至长鄙吝触天神 王慎言吟诗荡祖产	(141)
第二十七回	老法师登台召天将 留学生奋勇捉狐妖	(146)
第二十八回	总办持强占侄媳 村女仗势控亲爹	(151)

廿载繁华梦

序	一	(159)
序	二	(160)
第一回	就关书负担访姻亲 买职吏匿金欺舅父	(163)
第二回	领年庚演说书吏 论妆奁义谏豪商	(168)
第三回	返京城榷使殒中途 闹闺房邓娘归地府	(173)
第四回	续琴弦马氏嫁豪商 谋差使联元宴书吏	(178)
第五回	三水馆权作会阳台 十二绅同结谈瀛社	(183)
第六回	贺姜酌周府庆宜男 建斋坛马娘哭主妇	(187)
第七回	偷龙转凤巧计难成 打鸭惊鸳姻缘错配	(192)
第八回	活填房李庆年迎妾 挡子班王春桂从良	(197)
第九回	闹别宅马娘丧气 破红尘桂妹修斋	(202)
第十回	闹谷埠李宗孔争钗 走香江周栋臣惧祸	(207)
第十一回	筑舞台大兴土木 交豪门共结金兰	(212)
第十二回	狡和尚看相论银精 冶丫鬟调情闹花径	(217)
第十三回	余庆云被控押监房 周少西受委权书吏	(222)
第十四回	赖债项府堂辞舅父 馈娇姿京邸拜王爷	(227)
第十五回	拜恩命伦敦任参赞 礼经筵马氏庆宜男	(232)
第十六回	断姻情智却富豪家 庆除夕火烧参赞府	(237)
第十七回	论宝镜周家赏佣妇 赠绣衣马氏结尼姑	(242)
第十八回	潜长男惊梦惑尼姑 迁香江卜居邻戏院	(247)
第十九回	对绣衣桂尼哭佛殿 窃金珠田姐逮公堂	(251)
第二十回	定窃案控仆入监牢 谒祖祠分金修屋舍	(257)

第二十一回	游星洲马氏漏私烟 悲往事伍娘归地府	(261)
第二十二回	办煤矿马氏丧资 宴娼楼周绅祝寿	(265)
第二十三回	天师局李庆年弄计 赛金楼余老五争娼	(269)
第二十四回	勤报效书吏进京卿 应恩闹幼男领乡荐	(274)
第二十五回	酌花筵娼院遇丫鬟 营部屋周家嫁长女	(279)
第二十六回	周淑姬出阁嫁豪门 德樵使吞金殉宦海	(284)
第二十七回	繁华世界极侈穷奢 冷暖人情因财失义	(289)
第二十八回	诬奸情狡妾裸衣 赈津饥周绅助款	(294)
第二十九回	争家权长子误婚期 重洋文京卿寻侍妾	(299)
第三十回	苦谋差京卿拜阉宦 死忘情债主籍良朋	(303)
第三十一回	黄家儿纳粟捐虚衔 周次女出闺成大礼	(308)
第三十二回	挟前仇余子谷索资 使西欧周栋臣奉诏	(312)
第三十三回	谋参赞汪太史谒钦差 寻短见周乃慈怜侍妾	(317)
第三十四回	留遗物惨终归地府 送年庚许字配豪门	(322)
第三十五回	赴京城中途惊噩耗 查库项大府劾钦差	(327)
第三十六回	潘云卿逾垣逃险地 李香桃奉主人监牢	(332)
第三十七回	奉督谕抄检周京堂 匿资财避居香港界	(337)
第三十八回	闻示令商界苦诛求 请查封港官驳照会	(342)
第三十九回	情冷暖侍妾别周家 苦羁留马娘怜弱女	(347)
第四十回	走暹罗重寻安乐窝 惨风潮惊散繁华梦	(352)

最近社会齟齬史

清·陆士谔



第一回

创奇闻养儿借肚

营新业娶妾发财

呵呵，在下陆士谔，侨寓上海，屈指算来已有十多个年头，稀奇古怪事情，耳朵里听也听够了，眼睛里瞧也瞧饱了，敢夸句大话，凭你精灵鬼怪，要瞒我陆士谔是万万不能。哪知近几年来，上海各社会种种举动，士谔见了也很惊奇骇怪。士谔的朋友见士谔这个样子，便都前来驳问，驳得士谔哑口无言。内中要算沈一帆，嘲笑得最为利害。

沈一帆，名鳌，字厉深，一帆就是他的别号。士谔撰《新上海》时，曾借重他做过书里头主人，现在他既然格外嘲笑我，少不得硬拉他进来，充做本书的线索。当下我就问他：“为甚嘲笑我？”一帆道：“云翔一向吹得好大的牛皮。魑魅伎俩、鬼蜮行为，都瞒不了你两个眼珠子，现在那副惊异骇异神情，自己向镜子瞧瞧，究竟怎样？倘果然瞒不了你，必定是习熟见闻，以为当然了，还惊骇点什么呢？”

士谔道：“那可不能笑我。我所晓得的，不过是魑魅鬼蜮。魑魅鬼蜮里的魑魅鬼蜮，叫我如何会晓得？你瞧现在上海人各种举动，还是从前人样子吗？从前上海人，不过是奇怪两个字。现在是奇之又奇，怪之又怪，并且怪为不怪，奇无足奇，叫我如何不惊骇。”一帆道：“我也不晓得他是进步，还是退化。”一帆道：“照道德一边讲，自然是退化了。”士谔道：“除了道德，还有什么步可进？”

一帆道：“不必谈他了。今天我雇一部马车在，可肯陪我张园去逛一会儿？”士谔道：“一帆怎么也阔起来了？跑马市里包着马车出风头。”一帆道：“谁情愿坐甚马车，跑马时光的马车更是没有趣味。外国人赛马，干我们甚事，也要去趁热闹。”士谔道：“外国人赛马，中国人赛马车，一般的赌赛呢。赛马的在跑马场，赛马车的在张园。”一帆道：“坐马车的人，哪里有甚比赛的心思，不过趁热闹闲逛逛罢了。”

士谔道：“这是你自己这么着想罢了，如何可以推想到别人身上。那些艳

女俊男，都趁这几天里头大出其风头，头上的插戴，身上的衣裳，租也租点来装装场面。那班人到了张园，互相瞧看，互相比赛——发辫哪个光滑，衣服首饰哪个华丽，哪个人时，新光珠哪个粗，钻石戒哪个晶莹，以及袜履之清洁，马车之精良，争奇斗胜，个个都愿赛过了别人，争起一张面子。所以我说中国人赛马车呢。”一帆道：“外国人赛马，是比赛马的速力。”士谔道：“中国人赛马车，是比赛马车的阔绰。总之一句：外国人是赛武，中国人是赛富。外国人样样争强，中国人也样样争强，不过比赛的宗旨各自不同罢了。”一帆道：“这样说来，中国人坐马车是出风头，外国人跑马也是出风头了。”士谔道：“跑马的风头何尝不健，哪个跑了第一，千人鼓掌，万众欢呼，那时光，得意神情正是不可比拟呢。”一帆道：“外国人的风头，我虽是艳羡着，只是没这本领。中国人风头没什么意思，就是能够，我也不屑。”

士谔道：“你今回怎么有这兴致，坐起马来来？”一帆道：“洽记里的老板，我替他诊了几回病，他谢我钱不受，死活定要拖我去坐马车，我却不过情，才应允了，不然谁耐烦干这俗不可耐的事。”士谔道：“若坐马车算是俗事，那孔夫子算是第一个俗人了。”一帆道：“孔夫子一车两马，仆仆道途，岂也是为出风头吗？”士谔笑道：“我也不过说句玩笑话，难道真个现在那班滑头少年可与孔夫子相提并论吗？”

一帆道：“上海地方的人，没一个有一根雅骨；上海地方的事，没一件有点子雅气。”士谔道：“像你这种雅人，住在俗不可耐的俗地方，终日同着俗人往来酬酢，熏也熏俗了。”一帆道：“住在俗地方，如果就会熏俗，哪个人雅煞也瞧得见了。”士谔道：“一帆真自负不浅。”

正说着，忽听隔壁鼎沸也似闹起来，夹着妇女哭骂的声音。一帆忙问：“隔壁闹什么？”士谔道：“无非是争风吃醋，除了此，还有其事？”一帆道：“云翔怎么这样的武断，瞧都没有去瞧，就会断定是争风吃醋。”士谔道：“你也不想想，这里是我的寓庐，左右邻舍，哪一家我不熟悉，断起来自然不会错什么了。现在吵闹的那家是右邻，主人很胖很胖一个大胖子，听说在铁路上做生意的。家里一妻一妾，那个妾还是新娶的呢。当没有纳这妾时光，胖了在外轧上一个姘头，家里妻子不时同他吵闹。有一天晚上，我因替人家撰了篇序文，睡得晚了点，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熟，到两点多钟，忽听他们吵闹起来。那时候，万籁俱寂，一句句皆听得异常清楚，听得我捧腹大笑，肚肠都几乎笑断了。”

一帆道：“什么事？这般好笑。”

士谔道：“初闹时光是妇人声音，听那妇人带哭带骂地道：‘我这种日子不

要过了，你给我三钱生鸦片烟，让我吃了，让你去逍遥自在，成日成夜躲在外边，没个人来管你了。’男子道：‘快不要这样，你且听我同你讲话。’妇人道：“凭你讲什么话，我总不愿意听。我进了你的门，几曾享过一天的福，跟着你受苦直到如今。到如今，粗粗有口饭吃，你倒就要逍遥快活了。你也想想饿一顿、挨一顿的时光，倘没有我起五更，爬早起，收衣裳洗，做女裁缝，蓬头赤脚，鸡叫做到鬼叫帮着你，你可就能有今日的日子？你现在吃是吃的饱了，穿是穿的暖了，身体是养肥了，气派是变大了，就嫌我老，嫌我丑，不要我了，另外和年轻貌美的妖精好上了，成日成夜躲在那里，不想家来了。你既然是喜欢妖精，蹩脚时光，有本领就去同她好，看她会肯同你这样受苦？恐怕推开你还不及呢。你这没良心的东西，瞧你有好日子过，我做鬼也决不放你过门！’又听男子冷冷地答道：‘这样想不开做什么？我又不是不同你要好，我们恩爱依然如旧。我又不是要快活，去吊人家膀子，我的吊膀子，无非为宗桃起见。你我都是四十往来的人，说大虽不大，说小也不小了，一男半女都没有。吊一个膀子，又不费什么钱，我想揩揩油，或者揩着个把儿子，也是很合算的事，你不是现现成成就有母亲做了吗？我不喜欢女色，你也知道的，怎么忽地想不开起来？和我过不去。’一帆你想，天下凭你怎样算盘精工的人，养儿子总不会揩油的，他连养儿子都想揩油，不是空前绝后的大笑话吗？”

一帆听了，也笑起来，随问后来怎样。士谔道：“后来我也不去听他了。”一帆道：“他那个儿子，到底揩着没有？”士谔道：“那可没有仔细，想来总还没有揩着，如果揩着了，那个妾也不见会纳了。”

一帆道：“云翔你听，吵闹得愈加利害了。”士谔侧耳一听，只听“哐啷”一声，好似摔碎了碗盏似的，接着乒乒乓乓一阵乱响。此时大老婆的骂声、打声，小老婆的哭声、喊声，娘姨、大姐劝解声，邻人拉扯声，男子呵责声，又间着拍桌声、摔碗声、跺脚声，杂沓并作。

一帆要瞧热闹，走至门口窥探，一点子都瞧不见。只见黑压压一簇都是人，万头攒动，宛似乡村演剧一般。士谔拖住一帆道：“隔壁戏宜听不宜瞧，你怎么也俗起来了？”一帆一笑，也就止了。

一帆道：“这揩油朋友，怎么会纳起妾来？”士谔道：“他这位姨太太，也没有花过大钱，听说只费掉一百多块钱呢。人材到还说得过去。”一帆道：“价值何其便宜？”

士谔道：“是浦东地方小户人家女儿，也是个真宝货。进门第二日，就前街后巷满街地乱闯，见担买担，零星食物买到手，随走随吃，动不动就打着浦东腔骂人道：‘×那娘’。到第三天，逼着男子要去看戏，男子不肯，她就哭

着、闹着，吵得不可开交。”

一帆道：“新娘子家这样的落拓，倒也没见过。可知一个人便宜贪不得，倘使多费几个钱，总不见会纳着这种宝货。”士谔道：“这就叫做贪小失大。”

一帆道：“你可晓得上海地方娶妾娶发财的人有没有？”士谔道：“你问得，那总是有的。然而，我总有点疑惑，那情愿做小老婆的人，手里头总不见有甚钱；就有，也瞧得见的。”一帆道：“这句话可就不确了。像田雨轩观察的女公子久姐，怕少了钱不成？她却立誓做人家小老婆，决不肯做大老婆，她说：‘做大老婆的女子，都因前世做了孽，所以罚到今世来受苦。’”

士谔道：“这种石破天惊的议论，我真从没有听见过。照她这样说，欧美各国不行纳妾的又怎么办呢？然而这种奇女子，中国地方也不多的。那娶妾娶发财的，又用着什么法子？”一帆道：“你试猜一猜。”士谔道：“敢是暗纵小老婆秘密卖淫，他却于中取利？”一帆摇头道：“那也不一定要小老婆做的，大老婆、女孩儿都可以。上海这种秘密堂子，不知有多少，又何足为奇呢？”士谔道：“那必是商通了，串那仙人跳、扎火囤老戏子。”

一帆道：“也不是仙人跳、扎火囤，非但不必小老婆，并且也不必大老婆。上海的仙人跳、扎火囤，都是流氓和野鸡舍合串的多。”

士谔道：“猜不着了。生财的路子不过这两条。这不是，那不是，是什么呢？”一帆道：“那人把小老婆当做贩卖品呢。”士谔骇问道：“小老婆也好贩卖的吗？”一帆道：“怎么不可以。这个人住在闸北，去年子连纳了三个小老婆，现在已经通通卖掉，足足赚进三倍之利。他四处八路都托着人，见有年轻女子，只要面孔过得去，价钱便宜点子，就娶到家里链，停过一月、两月，有好户头，肯出高价，就转卖出去。听说他去年子卖掉五、六个小老婆，足足赚到三千金左右。”士谔道：“竟有这种事情，奇怪极了。我不但没有瞧见过，连听也没有听人家讲过。”

一帆道：“你今天有事没事？”士谔道：“没甚事，不过想到虹口去望一个朋友。”一帆道：“你的朋友我都认识，虹口去望谁？”士谔道：“这个人你可不认识，是浙江慈溪人，教育学堂学生，学问虽不见怎样，品行是极好的。碰着他，他总向我讲道德上的话。声、色、货、利，从没有见他谈过，这个人，真是纯粹君子。我住在上海认识的人，要算他第一个正真呢。”一帆肃然道：“上海地方还有这样的人？可敬、可敬。我横竖没事，就同你一起去拜拜他。”

士谔道：“怎么这样兴致好？你往常不大肯相与人的。”一帆道：“庸夫俗子，我一睹他的影就厌烦了。这样的高贤，同住在一地，岂可失之交臂。”士谔道：“像你这样好士，不要说上海地方，就内地里也不多见。”

一帆道：“此公姓甚名谁？”士谔道：“姓柳，名浩然，现在虹口开着一个学堂。那学堂原是教会里女教士开办的，柳君在学堂担任教授道学，现在女教士回国去了，学堂无人办理，柳君就自筹经费，接办下来，改学堂名叫‘邦人讲舍’，把高等小学改为中学堂，办理的十分发达。”

一帆道：“此公也是个宗教家了？”士谔道：“柳君虽也崇奉耶教，但是行为、议论却与寻常腐败牧师不同。他常向我说：‘上帝地狱之设，正为那一般传道牧师，借着天地之名诳骗钱财，逸居无事，多行不义。’”一帆道：“照这样说，此公也是愤时疾俗一流人了。”士谔点头。

一帆道：“虹口路很远，我们坐着马车去吧。”士谔道：“好是很好，只是叨你的光了。”一帆道：“怎么云翔也俗起来了。洽记马房离此不远，我们就走去坐了吧。”

于是一帆、士谔踱出寓庐，顺步到洽记马房。那账房先生是老板吩咐过了的，接待很是殷勤。一帆请他随便配一部车，他就叫马夫配了部极讲究皮篷橡轮车，那只马也很是神骏，身上黑毛，溜光滴滑，扬头喷沫，大有举足腾空之势。账房又叫装上两盏药水灯，一帆向账房道：“随便配部水轮车就完了，又何必这样的讲究？”账房道：“这是老板吩咐的。”

一帆谢了账房一声，同士谔跳上马车，马夫拉动丝缰，举鞭一挥，车随马转，飞一般的去了。

欲知此去见着柳浩然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柳浩然初现真面目

中学堂大起醋海波

话说一帆和士澹坐上了马车，风驰电掣，霎时间早到了虹口，望见“邦人讲舍”的门口。门外种着疏疏几株杨柳，士澹道：“到了。”随命马夫停车，二人下车。仰望门上那块黑漆白字大横额，写着“邦人讲舍”四个大字，笔势很是苍劲。双门紧闭，门上装着电铃按钮，士澹举手连按四、五下，不见有人开门。

一帆道：“敢是没有人在这里头吗？”士澹道：“他没事不大出门的，就是浩然出了门，学堂里别的教员总也在。”一帆道：“好了，有人在开门了。”

忽见双门洞开，墨黑一团东西冲将出来。一帆、士澹恰巧当门而立，刚刚冲个正着，站脚不住，一齐跌倒。忙着爬起身瞧时，大吃一惊。只见两个男一个女，扭成一团。内中一个正是柳浩然；还有一个，认得就是学堂里的英文教习。那个女子却不认识，估量去总是堂里的大姐。弄得士澹、一帆都不懂起来。那一帆不认识浩然，倒还不大十分惊异；士澹平日见惯他的规行矩步，现在目睹这怪异行状，真是出乎意外，早惊得目定口呆。

浩然一眼瞧见士澹，羞得置身无地。想要逃时，无奈辫子被英文教习拖住着，没处奔逃，急得他央告道：“谢谢你，放了手，我可不敢同你争了。我有朋友在，求你顾全我一点面子，有话缓天儿再说。”英文教习道：“我和你巡捕房去讲。你剪了我的边，还要同我争风，天下可有这个道理？你是讲道学的呢！”

士澹听了皱眉道：“惭愧惭愧，惶恐惶恐。”说不得，只好上前去解劝。

那英文教习见有人来劝解，趁势站起身，一手依旧抓住浩然辫子，申诉道：“你们两位替我评评这段理。”士澹道：“究竟怎么一回事？尊驾和浩然是老同学呢。”一帆才晓得那瘦子就是柳浩然，面上顷刻露出不高兴样子。只听英文教习道：“不是老同学也还罢了，正为老同学，才不该呢。这个学堂，原是英国丽女士开办的，浩然是本学里的学生。读了四、五年书，英文虽不见怎

样高明，土白《圣经》却是烂熟不过的。那时光，学堂里正巧缺一个道学教习。那道学教习，每日对着学生演讲些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等，土白《圣经》、唱唱赞美诗、祷告祷告，功课虽不重，却没人肯充当。我就竭力地荐他。丽女士见他人还像方正，就派他在校里担任道学，月给薪水洋五元。这五块一月的生意，不是我，谁肯照应他？后来，丽女士有事回国，学堂没人办理，势将解散。浩然同我商量，何不接了下来，我们几个人合办下去？我就问他怎样一个办法。浩然道：‘你老哥担任英文、算学、国文教习，何君担任国文、历史、地理，我担任小班英文，小班国文由我们三个合开。大家不取薪水，收下来学费，除去房钱、伙食、杂费等，剩余的三一三十一，一个人不许便宜，一个人不许吃亏。’我就问他：‘这样办法，我们太吃亏，你太便宜了。你原只赚得五块钱一个月，何君一月到二十块钱，我一月有到四十块钱，现在我和你公折，不是太便宜你了吗？’那时浩然向我作揖央告，再三恳求。我说：‘总要和何君商量，何君答应了，我总没有异议。’先生，我这几句话，无非是推托之辞。哪晓得他本领非凡，不知怎样一阵甜言蜜语，把何君骗得答应了，同着何君再来见我。先生，我生平最是重情，何况话已出了口，自然不能再翻悔了，当下只得答应了，然而心里终有点不服。暗地托人寻生意，想寻着一头生意，这里的事不高兴干了。

“浩然得着消息，唬得魂不附体，赶到我房间里，跪在地上，咣咣连磕了八、九个响头，口口声声叫我救救。我倒被他唬了一跳，问他何事。只见他两泪交流地道：‘你老夫子一走，这学堂就开不成了。你和何先生有着本领，外边去，不怕没有饭吃。我一无所长，是瞒不了你老人家。除了这学堂，还到哪里去拿五块钱一月？不生生地饿死吗？可怜我还有五十多岁老娘，靠着我养活呢。求求你行一个好事，帮我一年半载。’说着，碰头不止。我瞧他那副惨苦情状，比了新死爷娘还要利害，不觉可怜起来，遂向他道：‘是了，我不出去，准定帮你几时是了。只是你总要多担任点儿事务才好。’他就答应了收支、庶务两职。

“谁料他心怀不良，兼了收支一职，就把学生交进来的学费，一古脑拿回家里去。问问他，他倒翻转面皮说：‘此事你们不必干预，你们做教习的，管清了教习一门，就没你们事了。’我气极了，问他：‘说点子公司话，学堂是哪个开的？我们也是学堂老板呢！’他竟敢说：‘你们做老板，拿出过几个钱来？’我问他：‘当时三个人合办，不是你说的吗？’他竟回我说：‘没有说过，你说我说了，可有什么凭据？合开店，总该有议单合同，现在议单合同在哪里？请拿出来瞧！’我们问他：‘你算什么呢？’他回说：‘我自然是校长了。’”

士谔听到这里，恍然道：“怪不得前月浩然告诉我，教习同自己过不去，想把他们送进巡捕房去，又恐坍了学界的台，只得认个晦气，多给他们几个钱。想来就为这件事了。”遂问：“尊驾同他交涉，可是上月的事？”

英文教习道：“怎么不是上月。我见他居然自认为校长，气得话都说不出，遂到何君房间里，告诉了何君。何君道：‘这还了得，我去质问他。’何君问他为甚反背原议。他道：‘原议有甚凭据？就算当时有过这么一句话，不曾写立议单，只当讲玩话罢了，这是一端。再者，学堂里台桌几椅，一切生财，都是我办来的，你们两位并没有费过一个钱。’何君道：‘生财是人家捐助进来的，怎么好算你办的？’浩然回说：‘捐是我去劝的，东西的主人，就是我伯岳，他不看我份上，肯贸然捐进来吗？’我见他无理已甚，就劝何君不必同他争论了。算我们自己倒运，上了这回当，这是自己没有见识的缘故，叫他送出薪水来，我们拿着走了。他定管不肯，说：‘满了一学期，自会送上，现在不便。’我们因见正月已经过去，学堂都已开学，教习都已定当，走出去，也不定管是有生意。且在这里帮帮他也好，就此敷衍下来。从此以后，他便常常摆出校长面孔来对待我们。”

士谔道：“今天为甚扭架？那位女子又是谁人？”

英文教习道：“那是我的表妹，在堂子里做大姐的，因见我在这里，常来逛逛。姑表兄妹要好，也是很寻常的事。哪知浩然一副像煞有介事面孔，常向我说：‘教育重地，妇女不能任意出入。’又说什么名誉要紧，名誉是第二生命。先生，他果然规矩也还罢了，哪里晓得，鬼鬼祟祟，暗地里早和我表妹勾搭上了，只把我瞒得鼓一般紧。今日也是合当有事，我恰巧有事走过他房间，听得男女讲话之声，那女子声音，很像我那表妹，不禁狐疑起来，推一推房门，又是闩上的，越发放心不下。可巧，那板壁上有一个小小窟穴，我就凑上去一瞧，见榻床上帐子也不放下，一目了然，横着两人，搂成一块，一个男一个女，女的分明是我表妹，男的不是别人，正是一向假充规矩的柳浩然！先生，凭你是谁，自己相好被人剪了边去，哪有不怒之理？我就大喊一声把那扇房门三拳两脚打掉了，跳进去问他。谁料，他倒向我不依起来，说我惊唬了他，所以我要拖他巡捕房里去，索性坍他的台。”

士谔听罢，不觉骇然，暗想：“柳浩然这样一个人，满口的深仁厚泽，满脸的恺悌慈祥，谁料居心竟这样的险诈，行为竟这样的卑鄙，知人真是不易。瞧浩然时，低着头一言不发，脸上露出十分羞愧的样子。一帆拖士谔衣袖道：“我们不必进去了，回去吧。”

士谔道：“他品行虽坏，在我跟前却没有坏过，朋友终是朋友，现在在急

难之中，我安能坐视不救？”一帆道：“也好，我在前边闲逛，你了过事就来。”士谔答应，一帆高瞻远眺，踱向前边去了。

士谔向英文教员道：“有话请里边去讲，在这里扯扯拖拖，很不雅观。二位都是清高人物，新学界名誉要紧得很，恳求二位，瞧新学界三字上，将就一点子吧。”这英文教员虽是冥顽不灵，被陆士谔轻轻几句话，竟说得诺诺连声，一点子不敢违拗，放开柳浩然，向士谔道：“先生的话不错，就请一同进去吧。”

浩然此时像逢着郊天大赦，不及客气，早一溜烟进去了。那大姐向英文教习道：“哥哥，你须不能怪我，我有点子事情先走一步了，有话停会子再说吧，我在小房子里等你。”说着斜溜了一眼，溜得英文教习魂消魄醉，不由你不答应。

看官，世界上势力最大不过就是女子，女子所以有这样势力，大半就靠这流星般一对秋波，凭你怎样大不了事情，只要心上人一顾、一盼、一笑、一颦，那股盛气就有一半自然而然消归乌有乡了。再说上几句软话，灌上一泡迷汤，有甚不了的事？所以我向人家说，辩士的舌锋、文士的笔锋、武士的剑锋虽是利害，比起女子的眼锋来还差着多呢。有了女子眼锋，其余三锋就无足为用了。不信时，只要瞧这英文教员，一团盛气，大有势不俱存的气派，竟被大姐双眼一溜，就溜得骨软筋酥，面孔上顷刻露出嬉皮笑脸神气，向大姐道：“好好，陪走吧，这里没你的事，我愿你永远不要来，要会面时，我自会到你地方来。”大姐听着一笑，一扭一扭去了。

英文教员向士谔道：“先生请吧。”二人进了学堂会客所，浩然已先在那里恭候。士谔开言道：“浩然先生，今天这桩事情，幸亏碰着了兄弟，倘果然扭到了巡捕房，报纸上必定要登载出来，你们两位的脸面不要说，新学界上闹出这种话巴戏（沪谚‘话巴戏’，笑柄也），叫兄弟也难见人。事情的谁是谁非，谁曲谁直，且都不必讲，不怕你们恼我，既然喜欢风流放荡，也大可不必委屈在学界上，学界是苦恼地方呢。”两人听了这话，一起愧悔交集，齐向士谔认过，情愿自新。士谔方才欢喜，谈了几句，辞着出来。

一帆已候得不耐烦了，跳上马车，马夫挥鞭疾驰，风驰电掣，两旁房屋飞一般向后倒退。一帆道：“学堂可以为阳台，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士谔道：“我再不料，柳浩然这样方正一个人，会演出这般的怪状来，奇极，奇极。”一帆道：“这是你自己两眼不识人之故。”当下便命马夫驱车到张园。一路上，车马络绎，只是车中坐的都是碧眼紫髯之辈，本国士女很是稀少。

霎时已到张园，见清冷的同平日差不多，安垲第里头泡茶的人，不过六、